



1987

QUANGUO

YOUXIU ERTONG
XIAOSHUOXUAN

●贵州人民出版社

● 儿童文学选刊编辑部编

全国优秀儿童小说选



1987

全国优秀儿童小说选

儿童文学选刊编辑部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谢德风
封面设计 邹纪华

1987

全国优秀儿童小说选

儿童文学选刊编辑部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10375印张 2插页 200千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12,200

ISBN 7-221-00602-4/I·11 定价: 2.10元

儿童文学选刊编辑部编

1983年全国优秀儿童小说选 定价1.30元

陈伯吹题辞 周 晓序

1984年全国优秀儿童小说选 定价1.10元

卷末附文：郑开慧《一九八四年儿童小说漫评》

1985年全国优秀儿童小说选 定价1.40元

刘厚明序

1986年全国优秀儿童小说选 定价1.20元

任大星序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编 选 说 明

社会主义新时期儿童文学小百花园日渐繁茂，儿童小说创作更显得蓬勃多姿。据统计，近年来全国各地儿童小说的年发表量达六百篇以上，因此，编辑出版儿童小说年选集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提供一年间儿童小说创作的一个缩影，便于检阅成绩，探究不足，对于推动儿童小说创作进一步的繁荣十分有益，对于儿童文学其他样式创作的发展，无疑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本选集的编选，是在《儿童文学选刊》编辑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儿童文学选刊》自创刊以来，各地报刊，特别是少年儿童报刊，给予了热情的支持，经常向我们推荐新发表的优秀的或有特色的作品，使这个刊物成为儿童文学界创作交流的园地，广大读者集中赏览佳作的窗口。儿童小说选集则从《选刊》入选作品中再次筛选汇编而成。奇花异卉共采撷，《儿童文学选刊》和儿童小说选集的编辑出版，是与各方面的关切、帮助分不开的。

本选集从一九八三年起逐年编选，主要编选短篇小说，但不标短篇小说选字样，以容有编选精粹中篇的余地。入选

作品的编排按发表先后为序。

在选编佳作的同时，我们将争取做到，或由编辑部成员，或约请作家、评论家，对一年间的儿童小说创作进行简要、切实的评论，作为序言，或作为书后附文，供读者参考。

编辑儿童文学作品年编本，也是一项文化积累工作，需要慎重从事，希望儿童文学界和读者对本选集的编选出版工作不吝指教，俾便改进。

儿童文学选刊编辑部·上海

閃动着时代光影的童心世界

——代序

曾 镇 南

不打诳语地说，我平素并不太留心儿童小说创作的情况。比起每月必读的《小说选刊》来，《儿童文学选刊》实在太被我怠慢了。收到杂志后，有时连随便翻翻都来不及，就被孩子抢去了。看他们读得入神的样子，我猜想这里一定荟萃了很多有魅力的好作品；但要我潜入这个领域里去，却实在有所不能。说一句搪塞的话吧：限于种种主客观条件。

这一次，一口气读完了《1987年全国优秀儿童小说选》中的二十四篇小说，感到未曾期待的愉悦，身与心都好象又回到充满梦幻的儿童时代去了；但又和自己曾体验过的童心世界很不相同：毕竟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了。时代的光和影，被我们敏感的儿童文学作家们收纳于笔端，汇入到他们所看取的儿童生活画面和儿童心灵图谱中去，使这本未必完备的选集呈现出一种新鲜的风貌，一种奔突的活力。

前两年，整个文坛新潮漫卷，旌旗林立，在表现出生机

和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所谓“选择的困惑”和“换代的痛苦”。儿童文学界亦概莫能外。据我约略的闻见，在儿童文学观念上各种“排它性”很强的议论，有时似乎还要激烈一些。而且论争的情况和关注的热点，也和成人文学界（姑且这么说吧）颇有不同。

我觉得，就整个文坛而论，新潮漫卷所引起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寻“根”（文学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觅“法”（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铸“体”（文学的主体性）、构“形”（文学的表现形式）这样一些虽然重大但不免空泛的问题上，而且和创作的实际有些疏离。但若就儿童文学界观之，虽然也听到若干被整个文学大潮催逼得紧而意欲有所呼应的躁急之声，但争论却主要是围绕着更贴近儿童文学创作实际的一些问题，如儿童文学的功能（纯审美教育功能还是兼有心理培训功能？）、儿童文学的美学素质（追求童心的清纯美抑或兼写童年的阴暗面？）等等而展开的，而且总是和对具体作品的评价（如郑渊洁的童话、常新港的小说、描写少男少女朦胧恋情的小说等等）联系在一起。这固然使讨论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局限，但对创作的影响却比较彰明，而且也比较容易为创作实践所甄别验证。

一九八七年，所有这些“喧哗和骚动”都呈现较为宁息的状态，整个创作界在默默的耕耘中，对前两年新潮漫卷、百议鼎沸的局面进行着消化和反思。儿童文学界也是这样。但因为它的思绪原来就未曾奔逸得太遥远，小读者的喜爱与否（用理论语言说，即小读者的审美兴趣）对它的牵引力和制约力也更大一些，所以儿童文学作家们也就比较容易以恬然超脱的心境去对待种种所谓理论“热点”，而把情思凝注在

对他们的表现对象的观察和体验上。

而这，就造成了一九八七年儿童小说时代感和生活性反而加强的总体风貌。

创作的衰与荣，自有其客观规律，非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左右。强力胁迫也好，巧舌鼓噪也好，都不能使它离开社会生活、精神气候、审美风尚等等规定的轨道。

儿童小说的创作，似乎更具备这种天然的自创力。大概因为它更需要和童心取得感应吧！

二

在把时代的新因素熔铸到自己的创作中去的时候，儿童小说作者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很可能是对所谓“竞争时代的少年”的性格和心理的把握。改革和开放不仅把成年人，而且也把我们的孩子们置于前所未有的复杂、动荡、充满新的机会、新的挑战的生活环境之中。新的土壤和气候，使八十年代的“祖国的花朵”开出了各种新异的样态。儿童小说的作者对这种新的变化敏感与否，在表现这种新的儿童或少年的心理类型时所凭借的生活体验真切与否，这将决定他们笔下能否流注出时代的新意。在这方面，有几位作者的大胆探索是发人深思的。

关夕芝的《家庭教师日记》采用非常传统的日记记事体，但读来却觉得通篇跳荡着不可掩抑的新鲜的生活气息。你能想象一个十四五岁的女中学生自己的存款就有一万多元么？你能想象她可以花钱点了一桌名贵糕点而把自己的家庭教师兼生活监督戏弄一番么？你能想象她主动追求自己喜欢的男孩时的那种坦率、无所谓和替自己的爸爸找对象时的淘

气么？可是这一切偏偏都被我们文雅而自尊的大学生、暑期家庭教师何芳碰上了。于是在女大学生和女孩之间，在万老板和女儿之间，在东家和西席之间，微妙的心理冲突和心灵交流产生了。何芳在养尊处优、骄傲刁蛮的阿娟内心发现了苦闷，在忙得眼睛通红、说话粗直的万老板身上发现了文化的自卑和经营的狡智，也发现了自己潜意识里的慌乱。这一切叙说得非常自然而富有情趣，特别是阿娟的性格，鲜明如画，粗豪中自有细腻之处。父亲要她学的斯文和对她真正产生了吸引力的斯文（流露于大学生们高雅、空泛的谈吐之间的斯文），其实是有很大不同的。这个女孩性格和命运的发展具有多种可能性——这一点预示着我们的生活发展变化的多向性；但这个女孩表现出的活力和自主意识、开放情态，却是在新的时代风气吹拂下萌蘖的，这使她幼稚的恶作剧也显出几分可爱来。这样的少女形象是很难用单一的儿童文学对小读者的思想教育意义去阐释的；但对她和她那样的暴富之家（这样的家庭在现实中正在日日增加）的生活和心理的生动描写，却可以丰富读者（无论大小）对现实生活繁富色调的认识。所以我觉得这篇题材独特、感受真切的小说，是对于发展中的儿童小说样态的一个别开生面的添加。

所谓竞争时代对孩子们的心灵冲击力和心理压铸力，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新主题。《竞争时代的少年》和《你的高地》，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开掘了这一主题。前者对处于考试、升学竞争的压力下的少年季明纲和徐深之间发生的心理隔膜感到惋惜，对竞争中的弱者方闻寄予同情，流露出对竞争时代少年心灵中投下的阴影的隐忧；而后者却对学习必然会出现的竞争持更加宽容和肯定的态度。那个瞄准自己的

高地，当仁不让地表现出自己的实力的借读生宋雷，在作者的笔下，简直可以说是受到激赏的小强者了。前者看到了竞争使某些少年心灵世界萎缩起来的一面，后者却看取了竞争激起了才智超群的少年的上进心，并使他们获得精神舒展的一面。应该说两者都说出了生活的真理，都能丰富我们对生活的思考。但是，倘若从整个儿童小说主题演进的角度来看，从提供的少年心理类型的新意来看，我以为后者是更有启示的。这种竞争时代对少年的心理压铸力，是可以压铸出处于逆境而不沮丧，愈挫愈奋的硬汉的。这对于坚固中国青少年们的自立意志和健康的个人奋斗精神，改革我们的民族性弱点，无疑是更有意义的。

以此观之，荒诞中寓真实的谐谑曲——《校园插曲》，就不仅仅有鞭挞校园中的积弊，讽刺生活中的谬误的意义了。小说中那位仅当了一天校长便大刀阔斧兴利除弊的可爱的“牛皮王”，不也具有竞争时代敢于表露个性和才干的有为少年的特点吗？他那扬才露己、敢包敢揽、有勇有谋、有声有色的治校实绩，看了令人神旺！此篇在所谓“假定性”的情节中，提炼出高度的生活真实，笔饱墨酣，淋漓尽致，读来趣味横生，确是难得的谐趣佳作。

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教育者用新的眼光，去发掘少年们身上的潜在的美质和才具。《罗森塔尔效应》提出了一个提高孩子们自信心的原则。这个所谓罗森塔尔效应，是指只要相信学生都具有优异发展的可能，就可能把学生推向优异发展的道路。可是小说中的后进生区明，却始终得不到老师的信任，一次次失去被人理解的机会。区明的精神痛苦描写得很真挚，可惜小说的故事框架（如捡钢笔、捡钱包之类）

比较陈旧，不能尽情发露作者苦思而得的新意。《第一个愿望》喊出了一个受误解、受委屈而又不容置辩的梗直少年的愤怒，取材虽小，但笔力集中，反而触及到使少年的个性舒张的深远主题。

三

改革、开放的时代是解放思想、解放个性的时代，也是更新人的心灵情理结构，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包括体魄、心智与情感）成为社会活力的源泉、社会进步的杠杆的时代。因此，人的个性的高扬，人的情感的丰富，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推重，成了新时期文学锲而不舍追求着的人文主题之一。儿童文学负有为人的幼芽的健康成长提供雨露阳光的神圣使命，它对这一时代性的人文主题的热切响应，乃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只要想一想“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时期文艺复兴的发轫之作（《狂人日记》与《班主任》。这样类比当然是仅仅从它们在文学史的行程上所具有的意义着眼的。）都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就不难理解这一时代性的人文主题与儿童文学的天然的联系了。识见宏远的作家，总是把疗救国民的弱点和为孩子们开出新的生路放在一起思索的。

我想，只有从这样一种认识出发，才能理解前两年儿童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对少男少女朦胧情愫的探索性的艺术表现。出现了一些不很深刻但颇具勇气的试作。引起了一些不很严峻但颇有意思的争鸣。孩子们有着毋庸置疑的性的感觉、性的意识、性的心理，而且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一点终于被儿童文学作者们发现并承认，我看是好

事，是整个社会对人的关注的风气促动的结果。我们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一直到现在，不要说孩子了，即使是成人，也非常缺乏文明、科学的性教育，尤其缺乏性心理学和性情感学方面的知识。没有尊重、理解和疏导，常见的倒是羞辱、呵斥和阻隔。除了造出许多有形的人间悲剧，那无数的洁净心灵被伤害的无形的精神悲剧就更多了。只要现在的大人们肯真诚地面对自己，清夜扪心，试掘一下自己的回忆，我敢说大多数在这方面都多少有些被伤害过的心灵经历。这些心灵经历在儿童文学中发露出来的，还实在太少。鉴于这种情况，以更开放、更文明、更科学也更负责的态度，帮助孩子们自然地对待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心理、情感问题，培养孩子们爱和被爱的能力，使他们在长大后能过上远比我们和谐甜美、生趣盎然的两性生活，这实际上也是提高现代人的生活质量的重要一环。如果你对人类的性的心理与能力的健全与人类的创造力冲动之间的隐秘联系有所察觉的话，那就不难意识到，这个孩子们隐秘的生活领域和心理活动之正当的和艺术的描写，实际上是关系到成长中的人的生机、潜质的栽培的，因而也关系到人类的未来。被誉为“最文明的英国人”的性心理学家霭理士认为，人类的性的作用，“在意义上要比饮食洩溺深长得多，它不止是种族所由维持缔造的因缘，并且是未来世界里一切理想的局面所由建立的基础。”因为，“性的冲动，除了用在狭义的性生活之上以外，在一般生活上也有很大的推动的力量，以往教育制度的漠不关心与存心鄙薄已经把这种力量的锐气磨折了不少。但惟其在以往横遭过磨折，今后便更有培养与发展此种力量的必要。要知理智在生活上的地位虽属极端重要，终究是孤阴不生，独阳不

长的，它在个体的心理生活里，是没有活力的，没有甚么前进的锐气的，要有的话，总得靠性的广义的力量的协作。”他断言，从人类永不枯竭的性的情绪的源泉中，“我们总会从这里取得巨大的力量来把人类文明推向光明的前途。”（霍理士《性心理学》第165—166页，潘光旦译，三联书店1987年7月版）这话听来颇有些惊世骇俗；但如果联系社会上他人以及自身的生命体验深长思之，却会觉得它有如黑暗隧洞中的火炬，一下子把我们的视界照亮、拓展了。

所以，我把前两年儿童文学创作中出现的透视少男少女朦胧情愫的努力，看成是整个社会对人的认识正在深化和丰富起来的一种表现。张贤亮那篇被阻滞了一年多始得问世的《早安，朋友》以及陈丹燕的《女中学生之死》等等作品，实在是以沉痛的心、恳挚的情来为孩子们呼吁，向孩子们祝福的，其淑世之旨，灼然可见。本选集当然不可能容纳这一类篇幅较大的作品。但收入了《麦山的黄昏》、《险滩》、《今年流行黄裙子》、《六月的诱惑》等精致隽永的短篇，多少也展示了一九八七年儿童小说创作在这个敏感而切迫的题材领域里的收获。

《麦山的黄昏》保持着作者一贯的峻洁的笔调，叙述了“我”少年时和一位“眼睫毛如七月的青麦芒一般”的女孩子的一次邂逅。这是多么纯洁无瑕、充满生机和奇趣的邂逅呵！男孩变得那么会讲故事，那么有创造力，那么义勇豪迈；女孩又是那么聪慧、温柔、淘气。他们在麦山的黄昏里，和金灿灿的阳光、麦粒溶为一体了。这是童年中美的瞬间，是足以照亮生命刚刚起碇的风帆的。但这个美的瞬间却被一个很文雅的大人（女孩的母亲）无意中给毁了。自从那

个黄昏过去，“我”不再爱讲故事了。生命小树上刚刚滋长出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芽苞，竟因为大人对孩子心灵的刺伤而枯萎了。

但孩子的潜意识里，仍然恋慕着那个麦山的黄昏。尽管装作不相识，但他们仍然又有了一次把自己埋在麦山中的机会。他们要重温那个被禁止和呵斥、被盘问和怀疑的黄昏里感受到的愉悦和温馨！——这一笔写得太妙了，使小说给人无穷的回味。谁说儿童小说在艺术上就一定清浅呢？请读这篇宛曲有致的《麦山的黄昏》吧！

《今年流行黄裙子》写得细腻而明丽。那个由于入画而发现了、确信了自己的美的女孩子的心理微澜中，简直洋溢着生命的诗意。女性美的自我意识，以及异性的欣赏，使这个在妈妈的贬抑、钳束下自我感觉一直不好的女孩子，一下子怒放了生命之花。性的魅力的发现和生命源泉的涌流之间，就有这样神秘的联系。作者无意中揭示了这种联系，但她没有更充分地发展这一有新意的主题，却把笔锋一转，叹惋起画家重名利、轻然诺的卖画行为对少女纯洁心灵的伤害了。对于涉世不深的少女来说，画家的行为几乎过无可谏；但对于不排除拒艺术品的商品价值和声誉效应的读者来说，却会觉得对画家求之太苛了。这使我觉得少女和黄裙子告别得如此决绝，于情虽可稍安，于理却多少有些未惬。

《险滩》叙写了一个男孩内心的忏悔和抗议。由于儿时一次过家家的游戏，竟给他带来如此沉重的心理压力，以至于他本该正常发展的男子汉的力量和责任感也萎缩了。这是生命的萎黄，是无可言告的孩子的悲哀。少男少女之间这种人为的隔膜以及互相高度设防的胆怯，其实才是一种畸

形的病态。冲破这种病态，是男孩内心的呼声。而我们难道可以让他孤独地去对付心中的“险滩”吗？

如果说《险滩》的抗议是一种思索中的抗议，多少有些有意为之的痕迹，语言也稍嫌拖沓；那么，《六月的诱惑》对于少男少女的隔膜的抗议，却是行动着的抗议，是不谋而合、带几分喜剧性的抗议。最耐人寻味的是，那个平时严整不苟而且好告状的女孩金金，也抵不住六月的诱惑，出乎意料地用私自下水畅游的行动参加了抗议。这是生命的自然发展的胜利。不幸的是小说结尾处，这些小小的自然的精灵，却发现自己的衣服全不见了。于是他们感到了“沉重的暗夜”。这不禁使我想起《麦山的黄昏》里的男孩听着那个文雅女人的盘问，产生了“总觉得是黑夜跟我说话”的奇特感觉。两位作者在这一点上，大概是灵犀相通吧。

什么时候，在我们的少男少女的生活中，才会没有这种“暗夜”逼临的感觉呢？

四

在儿童小说中，老人和孩子一起构成相互缠绕的情节链条和相互映射的心理图谱，简直是太常见了，这几乎成了儿童小说特有的“永恒的主题”了。收在本书中的，就有《秦奶奶的砖垛》、《无字信》、《树荫下的夏天》、《墓碑·老人·石桥》等四篇。《村魂》写父与子的冲突，也可放在这一类里分析。

儿童小说作者之所以常常把老人和孩子放在一起描写，我想是有一些他们未必意识到的原因的。第一，老年心理和儿童心理有某些相通之处。我的家乡有一句乡谚说：“老人成

“细仔”，说的就是这一类心理现象。例如：童年的寂寞和老年的寂寞相通；生命的黄昏倍觉生命的黎明可爱（即隔代人的相亲）；老人记忆力呈现的远事清晰近事模糊的特征；行动灵敏的孩子对举步维艰的老人特有的同情，……等等。第二，未负生活重担的孩子的生活圈与已卸重担的老人的生活圈容易相交。

当然，老人与孩子在一起，这仅仅是儿童小说人物设置的一个很表面的现象。从这一现象发掘下去，却可以得到意蕴深浅不同的生活内容。从本集中选录的几篇作品来看，我们的作者早已远远摆脱了过去流行的那种写孩子为老人做好事的简单故事模式，而着力于发现老人和孩子的关系是怎样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秦奶奶的砖垛》在这方面的表现是饶有新意的。这里也有小女孩对老奶奶的同情和帮助，但这种非常单纯的情感却遇到了复杂化了的生活：秦奶奶不单单是善良、贫穷、需要帮助的弱者，而且是一个偷儿的母亲，一个用冰棍换砖、占公家便宜的有些自私的老人。这个严峻的事实把乔菱单纯的情思轰毁了。秦奶奶的砖垛在雷声中倒了，小说嘎然而止，给读者留下了无限感慨。也许，小说对秦奶奶令人遗憾的行为处理得太严峻了一些？比起那些利用权力和关系巧取豪夺为自己营造广厦华屋的人们，秦奶奶用冰棍多换几块砖又算得了什么？工人们参与这种交换，除了损公肥私以外，也许难保有几分对孤贫老人的同情？作者对社会生活的种种复杂现象的透射，似乎还可以更深广更周延一些。但此篇已经用朴素的故事提出了一个长期困扰着儿童文学作者的文思的问题：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面貌的斑驳化，单纯的、透明的童心与复杂的、混浊的现